

秋　色

曹　裔

散文长廊

时序流转，秋意渐浓。当第一缕凉风拂过窗棂，第一片黄叶悄然飘落，我知道，那被历代文人墨客反复吟咏的秋天，又如期而至了。

古人写秋，多带悲凉。宋玉叹“悲哉秋之为气也”，欧阳修赋“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”，杜甫吟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。秋，似乎总与凋零、萧瑟、愁绪相连。然而，当我仰望这澄澈高远的秋空，耳畔响起的是稻浪翻滚的轰鸣，眼前铺展的是硕果压枝的画卷，心中涌动的，却是刘禹锡那穿越千年的豪迈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

秋色之胜，胜在丰饶，胜在成熟，更胜在这丰饶与成熟背后，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力。

你看那无垠的田野，金黄的稻穗低垂着头，谦逊而饱满，那是大地对耕耘者最深沉的回馈与礼赞。苏轼曾言：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这橙黄橘绿，这翻滚的金色稻浪，早已超越了自然物候的范畴，成了这片土地上勤劳与智慧的结晶。从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千年喟叹，到如今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的从容自信，丰收，从来不只是季节的馈赠，更是制度之春、政策之雨、奋斗之汗浇灌出来的奇迹。那田间地头忙碌的身影，打谷场上飞扬的尘土，粮仓里堆积如山的喜悦，共同谱写着“不行春风，难得秋雨”的朴素哲理。

秋色之胜，亦胜在璀璨，胜在交融，更胜在这璀璨交融之中，传统与现代、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鸣。

漫步于千年古镇漫川老街，青石子路映着斑驳的秋阳，飞檐翘角勾勒出历史的轮廓。这里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。王维诗中的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，在此有了具象的依托。然而，这静谧并非停滞。不远处，现代化的玻璃幕墙折射着秋日的阳光，与古老的砖瓦相映成趣。高铁如银龙般穿梭于山水之间，将遥远的距离缩短为朝夕之便；北斗星高悬于夜空，为夜里的行船指引方向。泰戈尔曾写道：“生命的果实像熟稻子似的在美丽的平静的气氛中等待收获。”这“美丽的平静”，是历经沧桑后的从容，是厚积薄发后的自信。古老的文明在科技的赋能下焕发新生，传统的智慧在现代的语境中重获价值。这秋色，是历史的沉淀，更是未来的序章。

秋色之胜，胜在人心，胜在希望，更胜在这人心所向、希望所系之中。

三毛说：“人生已然走过，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秋天。”这美好，不仅在于景物的绚烂，更在于心境的澄明与精神的富足。当物质的大厦日益坚固，精神的家园同样需要精心耕耘。我们追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淡泊，也拥抱“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”的豪迈。我们珍视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的乡愁，也践行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担当。这秋日的澄澈，映照出的是人们内心的清澈与坚定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熟，不是世故的圆滑，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保持的纯粹与热忱；真正的繁荣，不是物质的堆砌，而是精神的丰盈与价值的实现。

“秋色无远近，出门尽寒山。”李白的诗句，道出了秋意的无处不在。然而，今日之中国，这“寒山”之上，早已是“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”的壮丽图景。这红，是枫叶的红，是稻浪的金，是晚霞的绚烂，更是无数奋斗者脸上洋溢的幸福之光。

我爱这秋色。爱它的天高云淡，爱它的硕果累累，爱它的宁静致远，更爱它背后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与蓬勃生机。愿这大好秋色，永驻于自然的四季轮回，永驻于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。

当夕阳的余晖为群山披上金纱，当归鸟的啁啾划破宁静的长空，我知道，这秋色，正以其无与伦比的丰饶与璀璨，温暖着我们的幸福生活。

初冬的千湖

蒲斌杰

灯下漫笔

时序入了初冬，千湖湿地便褪去了盛夏蓬勃的葱茏，抖落一身浓绿，缓缓铺展开一幅清简疏淡的水墨长卷。没有春日的喧闹，没有夏日的葳蕤，初冬的千湖，自带一份沉静，安静地等候每一个愿意驻足的人。

沿着木栈道缓缓向前，风先一步漫过来，裹挟着湖水清冽湿润的潮气，轻轻拂过眉眼。连片的芦苇是这片湿地初冬时节的主角，曾经浓郁的青绿慢慢变成苍黄，最后漫成无边无际的银白。芦絮蓬松柔软，在风里一波一波起伏翻涌，如同在大地上流淌的云。风掠过芦梢，沙沙的声响轻而绵长，不疾不徐，没有俗世的喧嚣，只和湖水的轻响低声应答。偶尔有芦花脱离秆茎，悠悠扬扬地飘起，随风逐水，去往远方。

晴日里，水色泛着温润的淡青，天光云影一并落进湖中，漾开细碎柔和的波纹。近岸的浅水区，水草枯竭的茎秆疏疏地立在水里，是季节留下的朴素剪影；远处湖面开阔，和对岸绵延平缓的塬山相接。远山的影子浅淡朦胧，蒙着一层薄薄的雾霭，线条柔和，静静依偎着湖水。阳光斜斜铺洒下来，穿过疏落的水杉与白杨。枯叶层层叠叠落在栈道上，脚踩上去，一阵沙沙轻响，铺了一地的金红与赭黄，是初冬独有的温暖底色。

水鸟是这幅画卷里灵动的一笔，为清冷的湖光添了生机。白鹭敛着一身素白羽翼，静立水边，凝然不动，身影与水中倒影相融，让人分不清哪个是实景，哪个是幻影。野鸭成群浮在湖面，慢悠悠结伴游过，在水面划出细长柔和的水痕。偶尔一声清唳划破寂静，抬眼望去，便见朱鹮舒展翅膀，羽色温润鲜亮，从茫茫芦荡之上缓缓掠过，向着远处的塬山飞去。雁阵从天际缓缓经过，悠远的鸣声在长空回荡，几声过后，一切又归于安宁。薄暮将至，光影慢慢柔和，落日把整片湖面染成暖金色，远山、芦荡、飞鸟，全都沉浸在温柔的暮色之中。

来这里的游人并不多，木栈道安安静静。风声、水声、断续的鸟鸣，便是这片湿地全部的声响。平日困在书桌前，被琐碎事务裹挟，走到这片湖畔，静静站在芦苇边，看云影在湖面缓缓游走，看飞鸟从容归向远岸，心头积攒的纷扰与浮躁，都会随着湖面的波纹慢慢沉落下去。大自然从不说教，却能以最温柔的方式，安抚凡人焦躁的心。

天色一点点暗下来，晚风添了凉意，我转身踏上归途，脚步放缓，不忍惊扰这片湖的安宁。回头远眺，身后的千湖依旧静静卧在塬下，芦花随风摇曳，流水沉默无言。它不悲时序更迭，不惧草木凋零，岁岁年年，从容迎候往来的风，迎接南来北往迁徙的飞鸟，守着一方水土，守着一份长久不变的清宁。



商洛山

（总第2947期）

刊头摄影　阮士刚

一个人的半马

喻永军

半马这个叫法，对于喜欢长跑的人来说，是个很普通的概念了。它有两层意思：一是指一种运动项目；另一个是指运动距离，就是22.0975公里。

叶澄海接触半马的时候，已经退休了。

他退休前一直在涡镇住着，除过忙碌的工作，周末打个篮球，就一直抽不出时间干别的事情。工作四十三年，够长的。女儿上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直到工作，时间匆匆而过。有一天，叶澄海回过神来的时候，老花镜的镜片已经被额头上的皱纹架住了。背也有点驼了，轻微的那种，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。

叶澄海觉得这一切太突然了，心里很别扭，咋就老了呢？

对面街道住着喜子，是个药店老板。门上插着一面三角旗子，上面写着岐黄济世。喜子小叶澄海几岁，膀大腰圆，其面如佛，善饮酒，从不醉。二三两下肚，爱耍弄胡琴的手艺，拉秦腔曲牌，是这小镇最出色的琴师。常是以铿锵之音起始，慢慢转入旦角抒情叙事，胡琴声幽咽如豆，如泣如诉。叶澄海就端着茶壶过去，见喜子眼圈泛红，便不言语，在一旁坐着听，听到半条街都沉在月色里。

日子看着细碎烦闷，忽明忽暗，但有迹可循。叶澄海的内心慢慢起着变化，大风起于青蘋之末。叶澄海渐渐开始失眠，吃饭胃口差。喜子说：“叶老师哪里不舒服？我搭手摸摸。”叶澄海甩甩手，“没用。”

喜子说：“我察觉你有心事了！”伸出三指下沉其腕上，拇指和小指起翘如翅。片刻，皱了眉说：“坐得久了，有点沉郁，你得给自己寻个乐子，让自己高兴起来。”这话一下说进了叶澄海的心里。

叶澄海去了一趟城里，就立下个目标，计划一年后跑个半马。

为了这点心思，叶澄海先搬了家。他搬家的原因很简单：一个是女儿的意思，想让他去城里享享福；另一个是自己的意思，跑半马得有个准备期，先从两三公里跑起，积累基础。一个六十岁的老头，上去就跑半马，谁受得了。三公里五公里地涨上去，过了十公里的关，跑半马就有希望了。

镇子就这么大，南北两公里，东西一公里。要跑上十公里，总见他叶澄海在镇子上闲跑呢。他叶澄海刚退休就张罗着跑半马，什么意思呢？刺激？闲得慌了？眼下，跟他同年龄的人都在打工找活儿干呢。

叶澄海不想成为这个小镇上的新闻人物。所以，他搬了家。

女儿最初听了他的想法，极力反对，担心他能不能吃得消，说她在杭州上班，放心不下父亲。隔了一周，又开始鼓励他。说精神科的副教授说，每个人都应有一点“不良”嗜好，比如打牌，抽烟，喝酒。那是情绪发泄的出口，放松焦虑，缓解压力，防止抑郁。“我这是不良嗜好吗？”他笑着问女儿。女儿没应，挂了电话。

莲城地方大，两条大河穿城而过，岸上是新修的塑胶跑道。道边是几十米宽的绿带，跑几公里根本不用担心碰上熟人。万一碰上了，锻炼呢，又不是丢人的事情。

这是叶澄海想的。

他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，他选的那个地方，离他租住的地方往南有五公里。他骑自行车过去，锻炼结束，再骑自行车回来。

喜子来莲城看他。两人去了家老茶馆，点个单间，叫了一壶微煮的小青柑，茶色亮如琥珀，二人慢饮。叶澄海说得最多的是一个人关于半马的事情，有些是自己上网查的，有些是向别人请教的。比如锻炼长跑的人为什么会痴迷，会上瘾。据说，持续跑步一个小时以上，大脑会产生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，会让你兴奋，让你产生幸福的感觉。从形式上讲，半马锻炼，不需要装备，不限制年龄，不选择场地，不影响他人，是一个人的孤独体验，也是一个人给自己设定的目标。蛮有意思的。喜子听得专心，一直没有插话。

说到参加半马的事情，叶澄海说，不是你能跑十几二十公里，就能参加半马赛。那是需要门槛的。参赛要经过海选，海选基础是参考你的运动纪录、成绩。据说杨石城最近的一次半马赛参赛选手3.6万人，海选报名的将近40万人。除过精英选手，只要安全跑完全程，都会得到一枚参赛奖牌。

喜子看他高兴，也就跟着高兴。

其实，叶澄海开始长跑的时候，并不轻松，甚至有点自虐的意思。腿似灌铅般沉，头上轻飘飘的，天天如此。强制自己坚持住不退场，才是最大的身心考验。他是从五公里开始起步的。四十年前上大学的时候，他跑过十公里越野赛，时不时会想起来。那时候他很年轻。

他租住的小区在两河交汇的地方，拦河成一个三角形的湖区。橡皮坝上的河水，瀑布一样流泻，丈余高，其声轰鸣，磅礴有力。

第二天，叶澄海早起，时间是4月13日。小区绿带上的樱花开得正盛，却已落了一地的飞红，娇艳无比。

这就是时间的力量，催生万物，盛衰从容。

太阳初出，圆盘般红润，欢喜得像个孕妇，挂在城市的斜上方。

小说天地

半院绿荫一藤瓜

张永春

乡村物语

霜降临近时，空气中的凉意渐渐浓了起来。院里的枫叶已经泛黄，正等着一场秋风送它们去远方旅行。可旁边那株佛手瓜藤蔓却葱绿葳蕤，叶片层叠，遮住了小半个院落。

我隔窗望着这一片藤蔓，想着要不要将它砍掉时，突然“咚”的一声，一个佛手瓜掉了下来。

我赶紧出去捡起来，好大一个，沉甸甸的，鲜嫩翠绿。看那比火柴梗还细的瓜蒂，猜想应该是承受不住自身重量才落了下来。我顺着它掉落的地方向上望去，居然看到十几个大小不一的佛手瓜缀在一片绿荫里，它们和叶子一个颜色，难怪以前没注意到。

佛手瓜最开始生长在拉丁美洲，二十世纪初被引入我国。它虽是舶来品，名字却很中国化。中国老百姓见到一些不知名的东西，很喜欢先将它们与佛或仙产生联系。比如仙人球、仙人掌、仙人柱，还有前几年时兴的多肉植物更是如此，佛珠、观音莲、千佛手、佛手掌。

欧美人管佛手瓜叫墨西哥黄瓜。传入中国以后，除了佛手瓜这个通用称呼外，各地还有不同叫法。云南称其为洋丝瓜，福建叫合掌瓜，山东称福寿瓜，另外还有千金瓜、隼人瓜、土耳瓜、安南瓜等多个叫法。

今年清明前后，路过一家卖菜苗的地摊，几个黑色大花盆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。里面各有一颗被土埋了半截的佛手瓜，全都长出三四根一尺来长的瓜秧，独占着一大块地方，与一旁挤挤挨挨的其他菜苗形成明显对比。一时兴起，便买了一株。回家后按网上的办法，挖了个半米见方的大坑，将它栽到最中间。

不知不觉中，这株佛手瓜爬上为它特意搭的架子，逐渐蔓延了小半个院子。五角形的叶片，像伸展开的大手掌，绿汪汪地连成一大片，给小院的夏天带来一地阴凉。

可惜的是，它好像只知道不停地长藤蔓，却忘了结果。

一直到白露前后，它才终于开花。雌雄异花，开在叶腋间。雄花如淡黄色的羊脂玉雕刻而成，三三两两挤在花序轴上，如同轻粘在一根翠绿的发簪上。每朵都有五枚小巧玲珑的花瓣，围着三簇向不同方向绽开的嫩黄色花蕊。雌花单生，也是五瓣，黄色，但颜色较深，花蕊紧凑，色彩亦更浓。每朵雌花下面都孕育着一颗形状大小均和枣核差不多的小佛手瓜，嫩绿色，就像哪家姑娘将自己精致的耳坠挂在了藤蔓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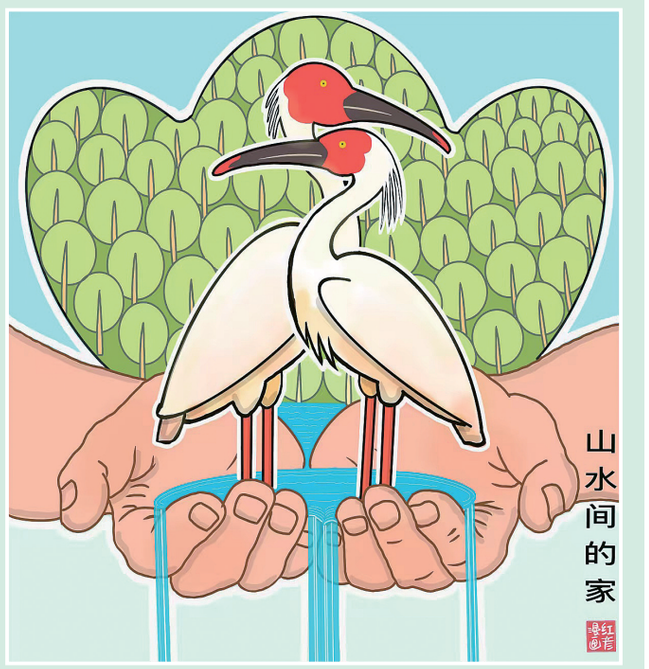
看到瓜就有了希望。听说佛手瓜长得快，从结果到采摘只需两周时间。于是早起瞧一次，晚上回家看一次，天天盼日日望，却一直不见它们长大。两周后，终于连花带果枯萎脱落了。讲给一位朋友听，她调侃说不要每天看，那样佛手瓜的压力太大。

过了秋分，藤上没什么动静；到了寒露，依然如故。前几天还有人对我说，今年没希望了，被霜一杀，要不了几天就死了。幸亏我当时没舍得除掉，要不然就没有今天这些果子了。

手里这佛手瓜，如一个硕大的梨子，细看确实像两个半握的拳头并拢在一起。

记得有人说过，十指代表我们的心念。人一生下来，手就到处乱抓，长大了更是追名逐利，妄念纷飞。今天要这个，明天要那个，胡思乱想，欲壑难填。而十指合拢，就表示我们要收回这些妄想杂念，学会熄灭贪嗔痴怨，坚守一颗清净且安静的内心。

如此看来，意外收获的这个佛手瓜，就不仅仅是一个瓜那么简单了。



山水间的家（漫画）　张红彦　作

本报社址：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　邮政编码：726000　办公室电话/传真：2313480　2325222　广告许可证：6125004000002　广告公司电话/邮箱：2317997　282833619@qq.com　定价：每月36元　印刷：商洛日报社印刷厂　电话：2312541